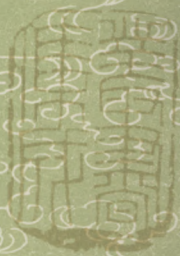


研
經
室
集
八





研
手
經
室
集
八

阮
元
著



中
華
書
局



聖經室三集卷一目錄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摹刻天發神識碑跋

復程竹簾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鏤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聖經室三集 目錄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磯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聲經室三集 目錄



羣經室三集 目錄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揭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輒考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蟹經室三集 目錄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考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蔗查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淩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綠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邗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鶴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羣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郝戶部山海經校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白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坑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擘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千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謨、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啓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凱、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開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跡流傳，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啓真書門徑，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宣和書譜王導初師

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爲大行。南史劉休休。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祕之。

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異。加以真偽淆雜。當時已稱難辨。陶隱居答武帝啓云。義之從失郡告。

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僧智永爲義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

智永。見世南本傳。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

適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義之。故賞虞派。購義之真行二百九十紙

爲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諸遂良定真偽。見唐書藝文志。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義

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義獻者。惟尊南派。故竇叟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

十五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一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唐四十五人。於北齊祗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義獻諸跡

皆爲南朝祕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闕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敕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既成

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詳見跋中。唐書稱詢始

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案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義之者。從帝所好。

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諸書碑石，雜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詳見跋中褚臨蘭亭改動土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

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其質格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詳見跋中唐時南

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見。縑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譚諸帖。石盛行。而中

原碑碣任其蕪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邳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義

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適_子往往畫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

書者之名卽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略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

趙從悅盧諶魏楷崔宏盧儼盧邁崔浩崔簡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張黎谷渾沈含馨盧魯元黎廣江強江式江順和屈恆高遵盧伯源崔挺游明長劉芳劉憲

郭祚沈法會李思傑柳僧習夏侯道遷庾道王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嵩竇遵柳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顗北齊和弼李欽張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給趙彦深崔季舒蕭愔源楷賈德貫顏之推姚波王思誠釋道常北周冀儻趙文

深黎景熙沈遵泉元禮蕭瀉薛溫薛慎柳宏裴漢楊素虞世基虞綽盧昌衡趙仲將劉頤房彥謙昭毗寶慶寶璠隋丁道護麗寬侯孝直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諶盧偃盧邈皆世傳鍾

衛索靖之法

見崔

齊姚元標亦得崔法

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以爲過于浩也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

師之者衆齊末祕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象藥方記書法極佳或元標筆歟

周冀儔趙文淵皆爲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朝乾隆嘉慶間元

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使君碑高貞碑高

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啓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

褚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鍾王

蕭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

少而微變字體王傳云宋文帝謂其迹逾于敬

實成南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

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義獻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

爲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爲後他族可歟

北朝諸史云魏初重崔盧之書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崔

悅與范陽盧諶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又谷渾善隸

書黎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世傳其法高遵頗有筆札盧伯源習鍾繇法劉翬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思穆工隸庾道工草隸王由善

草隸裴敬憲工隸草寶遵善隸篆劉仁之工真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顯蕭愷善草隸源楷善草隸劉遜工草

書冀儔善隸書泉元禮頗閑草隸蕭瑒善草隸薛慎善草書柳宏工草隸虞世基善草隸虞綽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

圖訛草隸尤善。寶慶工草隸。楊崇工草隸。寶璫工草隸。凡此各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書勢。筆陣圖。等書之言。皆未足深據。

其間惟梁王褒。本屬南派。褒入北周。貴游翕然學褒書。趙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至于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据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訾。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偉歟。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鼓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

隋唐變隸爲眞。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末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日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階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

歐陽恭公碑 等字

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筆意縱今在太原府。

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

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爲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容仲卿，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

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蓋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盛。若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卽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夫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爲千古風流。此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強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

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定武龍神諸本皆歐陽率更楮河南臨搨本耳。夫臨搨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楮之不能互相同。卽知歐楮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真定武本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真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顧上張金界奴竊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鈎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竊入右軍法內矣。然其間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名。囿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近。楮本則與楮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法爲骨。江左南法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

有九年秋七月之敗。闌亭敍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迹也。

摹刻天發神識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識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樵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於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方折之勢。疑卽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識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秦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簫編修 邦憲 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舍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

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棧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真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卽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輒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羲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搨之本。畫一改爲渾圓模棧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郅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祿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卽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繭本矣。皆全是原本。恐尙未必如定武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未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尙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真跡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隱然爲

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此甄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慕人爲壙。匠人寫。坏。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義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義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塵尾如意。惟王謝子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蓋爲閣帖所愚蔽者也。况眞義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獨此也。宋元嘉字甄。亦尙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祕。宋人展轉勾摹。可盡據乎。

永和元年十月

晉泰元九年十月庚子

宋元嘉六年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鑊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鑊鑊字。揚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當陽
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元玉泉道場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

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掣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

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

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

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

卽如樂行變遠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澤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借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衆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尙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尙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

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

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介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年。余撫江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蒙谷爲畫此圖。此二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尙瑞符。卻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數萬。洵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爲緯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惜爲緯夫之饑民。咸令入緯者。至此則凡不合緯步緯聲者。不令一人入緯。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

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鏡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卽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填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書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茲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

鋪地錦法載方
中通度數衍內

靜玩半時。卽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日卽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算舊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卽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卽持此尺量倉穀。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

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右爲立方尺之一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格式

冊裝米 十石 斗 升 合
 寬一丈一尺一寸四分
 長一丈一尺一寸四分
 深一丈一尺一寸四分
 初乘 尺七寸四分
 左為寬 右為長
 前後為深 直量為深

第 號

得 初乘 長

寬	分	寸	尺	進	萬
○丈	五	四	二	○進	○千
○尺	五	四	二	○進	○百
○寸	三	四	二	○進	○十
○分	四	二	六	○進	○丈
		○進	○進		
	○分	○寸	○尺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寸填寫空○之內。先從長數末行五分一行與寬數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五如五。填五于斜格下。再呼曰一五如五。又填五于斜格下。三呼曰五六得三十。填三于斜格上。四呼曰五八得四十。填四于斜格上。是五分一位乘畢矣。又從四寸一行與一六八相乘。呼曰一四如四。再呼曰一四如四。三呼曰四六得二十四。四呼曰四八得三十二。是四寸一位乘畢矣。又從二尺一行與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一十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二尺一位乘畢矣。然後將斜格順而側觀之。第一斜格得四二之數。合之為六。乃填六于本位焉。第二斜格得五三三六之數。合之為二十一。乃填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于上位。填二于上位焉。第三斜格得五四二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二數為一十六。乃填六于本位。進一十之數于上位焉。第四斜格得四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一數為八。乃填八于本位。無所進焉。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填二于本位焉。是此所紀之二八六一六。即是二百八十六丈一尺六寸。為初乘之數也。

再乘

該初
得乘

得再
乘

共該得一百〇八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

聖經室三集卷二

深	分	寸	尺	丈	十	百	進	萬	即千石	即百石	即十石	即石
③尺		一八	一三	一四	二四	六	進	〇	〇	〇	〇	〇
⑦寸		四二	七	二	五六	一四	進	〇	〇	〇	〇	〇
⑨分		五四	五九	四	二七	一八	進	〇	〇	〇	〇	〇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四厘	六分	四寸	五尺	四丈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卽抄	卽勺	卽合	卽升	卽斗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再乘法。將初乘所得之二八六一六。橫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寫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呼乘畢。再將斜格順而側觀之。復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卽再乘所得之實數。且此所得之一數。卽百石。八數卽八石。四五四六四。卽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不似舊法仍須以此數再合石斗升合。加一倍運繁也。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是有池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欄。是有欄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榿。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羅。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糝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晞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頽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市中火。延及鼓樓門廨。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聽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共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強半。西園荷池。涸之花盛開。歲至千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空香。命諸生譔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葺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已未冬。雲伯從余撫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尚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中。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撫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峰。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龜。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尙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爲藏也大矣。

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驚嶺鬱岩巖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驚字號廚，再收嶺字號廚。
-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書膜，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 一、守藏僧二人，由監運司月給香錠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繆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霍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

山書藏。宋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巨超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謙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卽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卽再收此字號。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繕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燈毋許近樓寺。僧有驚借驚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唯髮髯事亦微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壤塹勢揅享爰集眞侶作銘三十五字。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遂吾期也。迺裏以元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旂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卽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歷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不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

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十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掣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敬錄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補註此書尙未刻校完。家大人卽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不以此刻本爲善也。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濤陷足。舍尾廁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汗。而羣資爲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闌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國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廬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謫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

基舍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爲路。舍尾改造廁室。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闌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爲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積。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勤。曷克蒞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鼎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事新。不其偉歟。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聖運者。爰諾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闌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卽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闌。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國初用闌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闌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宇舍太小。烈日凍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尙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闌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李

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尙易集。予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闈。今粵闈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濺泥之患。潯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廁。臭延於內。今爲高廁。欹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輒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舊膳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膳錄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墊以輒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其工用之數。使共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藏。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二年夏六月。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弑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

直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廬。偶遇北邨老農。問以故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爲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廣四五畝。多叢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向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邨民掘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以諫書碑。葉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

或名翠屏洲。

洲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

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渡苗裔所僑建。豈徒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既不能定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潮。萬柳蔭翳。不見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于洲中紅橋之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者。尊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

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顧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爲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輯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李蘭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爲巨浸。以其立都雍豫江淮轉運當入泗汴潞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尙存。明漕于燕。不恃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略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廟爲墓。僨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于邨之東北。曾祖祖考三世耐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祖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劉九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勳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劉十一字己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丈。中塑像。旁繪雨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刺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奉政大夫同知。推官馬蕭。判官劉知事。劉經歷。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李蘭等居右之首行。移刺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李蘭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字蘭奚者。凡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刺慶堅等。亦皆不見于史。蓋此李蘭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開鹽正曹棟亭寅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曝書亭集。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卹諡甚備。載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葺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邨三里。枯冢壘壘。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瘞於此。顧瘞之淺。多爲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戚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義冢。

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己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泗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礮，嘗遭颶沈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礮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圓徑四五寸，

又有蝴蝶鐵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毯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毯堅矣。以毯入礮，礮發毯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茶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欽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園亭池館，古人恆爲之，然徵歌行炙之侈，無謂也。矯之者或不窺園，且徹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

遠予每駐一地，必鋤草薜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築七垣以界之，用廢圃門材立爲東箭亭，曰東者，所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竹樹，又移廢圃之石，益爲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且書卷案牘，雜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淪茗，泊如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槁矯其情，情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筸鎮總兵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貲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午衡山奉移制兩廣之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愀然，爰復留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于祠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掣經室三集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縑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散槩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鐻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

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公有諸器之

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鑒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元案。鑒鑑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鑒與鑒鑑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鑒鑑。釋文又作鑒。易。鑒。帶。釋文或作鑒。可見鑒非本字。鄭伯以其爲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註。解爲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鑒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卽令如此。當云鑑鑒。今云鑒鑑。文義倒置矣。

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

先以紀獻。左成二年。魯公賂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賂荀偃。東錦加驥乘馬。先吳壽夢之鼎。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

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陳侯賂鄭以宗器。左襄十五年。燕人賂齊以尊耳。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六年。

鄭伯納晉以鐘罇。左襄十一年。亦見晉語。是也。有大伐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爲公盤。左襄十年。齊攻魯以

求罇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罇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是也。有爲述德儆身之銘。以爲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魏

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晉語。是也。有爲自矜之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

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晉語。是也。有爲自矜之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

殺國子左傳二十五年武子銘得齊兵左傳十九年是也有歸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

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

商九鼎于德楚子問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與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

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

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

祠旁漢書地理志又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戶臣官此桐邑賜爵新靈補闕獨戈戶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

書約記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賜鼎于廟永元元年寶憲上仲山甫鼎寶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

年寶憲代單于濟憲古鼎容五斗其後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諫罕識勘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鄞縣宋元嘉十

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

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

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

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

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于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

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

獲古饒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

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

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鑑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鬯。斯萬年。于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

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

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尙書百篇。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敞鄭衆者。而古器之出。

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歸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板。卽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冲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玷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葉字于板。本不知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洙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廬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蘊。或爲僞買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卽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峯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視學山左。首謁闕里。觀乾隆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翼相岡。次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卽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假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蒼爲助。竟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賸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趙劍光飯。泰山金石志藁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藁。竝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借鑒沂鎮靈岩五峯諸山。赤亭或舂糴而行。架岩澗水出之。椎脫捆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蓮生崇槐桂未谷饒錢塘江秬香風葵吳江陸直之繩策野李退亭伊晉濟寧李鐵橋東璣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守州牧縣令學博士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

入錄者亦日以聚舊家藏弄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尙任滋陽牛空山運霞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淵如觀察蒞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卽以入錄石之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卓臺斯定元復奉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以資經史家隸證據者甚多若夫匡謬正譌尙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方督師轉餉戮逆撫降寒暑勞勸嬰疾已深雖有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長齡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肫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哀然成卷祇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册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牋識十五器皆秦燬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牋識數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燬筆蓋敦儒子爲燬所用宋史本傳所譏祗牘長逐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甬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劉炎張詔洪邃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

輯裝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鑒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爲秦檜韓侂冑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攷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𠄎次行八字曰王𠄎戡公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下牛剝劍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造何以謂𠄎爲朝也詩怒如調飢釋文作𠄎今作𠄎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𠄎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每周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距末跋中史記載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𠄎爲歸者石鼓文作𠄎从辵是其證也謂𠄎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𠄎形即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𠄎乃即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于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諡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𠄎非後人

所能僞託矣。

晉眞子飛霜鏡拓本跋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荀。一人披衣坐。戒。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劍二。鑑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帶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虛其腹。下卽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帶。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鳥。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卽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子將毋卽逵也。錢博士垵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微此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罘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歸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圯。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黯。質甚粗。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秦州宮懋讓。銘鐵束之。得以不頽。前知縣事。僉父某。于碑南面磨平。迸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二行五夫。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今計首行五夫。三字。二行五夫。楊樛五字。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星。星始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

兩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者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蘚苔皆滿。揩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軾三字密令廬江文助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而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下耳。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篆。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卽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望謝山有跋載鮪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璧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標。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煥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藻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翦標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旣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拓本至京師。拓本紙力已敝。急爲裝池成軸。復借鉤長垣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詩。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旣標成。從桂香東少宰芳處得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鉤補于此碑缺處。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錫庚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之。有十事焉。余哀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哀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鍾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寶也。歲丁卯。饑使者獻於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琅邪臺。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倬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豐相園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殘篆。吳天發神識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尙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爲弼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梁釋散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

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卽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蓋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瘦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墓廬，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薙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第百卅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輦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搨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是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峯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覩，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出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嵌此石于府學壁間，并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冢，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

霸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冒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家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鄒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遙此石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藏圖箋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坡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藏圖。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熙十」三公石。數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蓋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尙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頗於經史多所瓶獲。予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借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輩之篆刻。亦刷拭以待。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桓甫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鼓一。簠。豆一。匱二。彝一。觚一。尊一。釭一。角一。爵一。觶三。觚一。洗三。劍一。戈六。罍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鐙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與寧成和永吉天冊。蜀師八轡。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高。

宗純皇帝賜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稽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恩奉批答云之佳。非徒頌卽規。臣愚豈能于聖德規頌萬一。而稽古一言。反有深愜私衷者。因名纂山左金石之齋曰稽古齋。所以紀恩述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一閣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間。并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鮑琦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達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郡南濠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

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官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迂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還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雒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遼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舛一年，未知孰是。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予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卽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嘉璽。作曲矩形。旋轉五字。曰海上嘉月餘。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

王陳涉之倫也。

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時。陸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子鄰。陳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鄴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及

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儼誅殺公孫慶。地理志泗水有淺縣。考

淺在今安東開地。瀕海故曰海上。

二曰李廣其漢勝將軍耶。

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於十四年。廣以其家子擊匈奴。爲郎。爲武騎常侍。孝景中。徙爲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封未央衛

尉。後以衛尉爲將軍。擊匈奴。共敗。免爲庶人。數歲召爲右北平太守。居頃之。代石建爲郎中令。元狩四年。從大將軍出擊匈奴。因失道。後大將軍自剄。

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中山

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爲中山王。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

四曰劉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

武立寄長子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立三十八年卒。

五亦曰劉慶。河間孝王。

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立三十八年卒。子不害嗣。四年薨。子堪嗣。十二年薨。子授嗣。十七

年薨。子孝王度嗣。四十三年薨。

二印爲一人。爲一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談有子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三。仕爲郎中。奉使西

征十年而遭李陵之禍

幽于繫繼乃作史記

七日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

漢書卷三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至匈奴勝與虞常謀殺衛律事覺被繫而降

八曰孔竊褒成君孔

次儒也

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竊字次儒治尚書事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選遷李高密相元帝卽位徵竊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九曰楊忠漢安平侯

漢書卷三十一楊敞傳

傳思承相楊敞子敞薨忠嗣安平侯

十日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

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萬年字約公沛郡相人也爲御史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八爲右扶風遷大僕後代子定國爲御史

大夫八歲薨卒

十一曰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

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十二曰王

禁漢平陽侯外戚也

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生女政君入掖庭爲家人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幸有身生成帝于甲館孝元卽位封禁爲陽平侯永光二年薨諡曰頃侯

十三曰鄧

崇哀帝時丞相

漢書卷四十七鄧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爲尙書僕射數求見諫爭後爲尙書令誦昌奏崇與宗族通下獄窮治死獄中

十四曰王匡起綠林攻

莽者

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後爲嚴尤等所破

十五日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後宮乘其輿服

建天子鼓旗者

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鄧熂以宏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至頻陽所過迎降會長安旁兵四舍城下十月戊申朔破之庚戌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持詣靈寢自稱漢大將軍

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鄧熂入長安以藍得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十六曰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衆侯

後漢書卷十五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

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

十七曰李忠後漢豫章太守

後漢書卷十一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元始中爲郡王莽時爲新博屬長吏始立拜郡尉官遂與

任光同奉光武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十九年卒十八日張根漢武始侯子奮之兄後漢書卷二十五張奮傳奮兄根少被病

父武始侯續漢書十九日王廣建武中石城侯後漢書卷五王常傳建武十二年常薨子廣嗣山桑侯三十日徐咸漁陽太守光武詔奮嗣爵

守功曹後漢書卷七十一獨行劉茂傳元初中解舉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軍吏士出塞追擊顯虜伏兵發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茂連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廣並殺之二十一日張成千秋江夏太守

守張耳後也後漢書卷五十七黨錮傳張儉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二十二日竇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

生氣焉後漢書卷五十九竇武傳武字遊平共風平陸人安豐戴侯之元孫也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永康元年冬帝崩無嗣武立解讀亭侯宏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八月以奏免黃門令鄧彪等爲長樂

五官史朱瑀等所害二十三李豐三國志卷四十蜀書李嚴傳建興八年諸葛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豐官至朱提太守二十四日陳武三國吳偏將軍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陳武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權統事轉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哀之自臨其葬二十五日劉淵晉元海大單于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傳淵新與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太康末以左部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

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未幾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永興元年晉即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晉即漢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六年死二十六日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

翠螭者魏書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部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遣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

翠螭者魏書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部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遣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

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

二十七曰馮亮北魏隱嵩高好佛理者

魏書卷七十八逸士傳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隱居嵩高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

經固辭不拜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延昌二年卒

二十八曰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爲仁

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又卷一百四十五東夷傳新

羅龍朔元年法敏薨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于七重城以蘇鶻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骨城此雞林道之名所自昉也考自官志于經略使之置略而不具唐時西河黑水皆有經略使固唐初官也自此迄五代新羅朝貢甚謹不復有征討之事唐以後又不聞有雞林道之名此印爲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

嗚呼古人姓名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絕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

印于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

貴嚴然余謂善善長惡惡短能繁毋簡庶幾左氏遺法若馬班范曄之倫或亦多所遺略致其害歟

與王西泮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刊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元已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爲對矣既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垂或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

二、一爲中廷麗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筵之碑。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釋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繆繞。天子六繆，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繆，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繆，二碑。士二繆，無碑。孔冲遠疏云：繆，卽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未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繆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繆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綆所漸磨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鑿水齧其墓，見棺之前，相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疑^傍。作^{距末}。用^釐。商國^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君心醇，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舊約，亦以爲飾弓簫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繫躬距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秦同機。据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來。

誤矣。此末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亾黍相韻。釐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譏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簫未必卽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學據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揚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揚鐘鼎款識冊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弼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芑跋云。紹興十四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名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遠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揚。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卽諸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冊至武昌。與

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厯留此揭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揭本。得皮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廷標共摹其篆。并楚諸鐘鼎文字揭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佳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鍾。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憂雷雨之少。此鍾所鑄。裸鬼。卽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雲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臨窰展冊。再題後尾。

吳蜀師甄考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甄。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載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甄。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甄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甄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甃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磨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

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會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撫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弟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候。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臧。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秩。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